

## 欧·亨利的“诗意栖居”思想

赵 曦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 欧·亨利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他关注人类非诗意的栖居,即人类所遭受的种种精神危机,如人类崇尚金钱至上,精神被异化、扭曲甚至阉割。对此,欧·亨利进行了鞭策。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寻求解除人类精神危机的途径、追求诗意的栖居。简单的生活与回归自然集中体现了欧·亨利的“诗意栖居”思想。

**关键词:** 欧·亨利; 诗意栖居; 简单生活; 回归自然

**中图分类号:** I 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3-0074-05

## O. Henry's Thought of Poetic Dwelling

ZHAO Xi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Abstract:** O. Henry's works are full of ecological thoughts.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non-poetic dwelling of human beings, O. Henry scourges the spiritual crisis suffered by people such as the spiritual breakdown, the spiritual alienation, the spiritual emasculation and so on. Meanwhile, he devotes himself to seeking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by pursuing poetic dwelling. Living a simple life and getting back to Nature is the core of O. Henry's thought of poetic dwelling.

**Key words:** O. Henry; poetic dwelling; a simple life; get back to Nature

欧·亨利(1862—1910)以其优秀的短篇小说享誉全球。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于1919年设立了欧·亨利奖,以此纪念其对短篇小说文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欧·亨利的小说在国外虽然得到关注,但是关注点多集中在其语言特色、艺术特征、出其不意的结尾等方面。欧·亨利的研究总体而言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即使有专著,也多为传记,极少涉及其小说的学术价值。较为有名的传记有E·哈德森·朗(E. Hudson Long)的《此人此作》<sup>[1]</sup>和史蒂芬·里柯克(Ste-

phen Leacock)的《惊人天才欧·亨利》<sup>[2]</sup>。中国学者阮温凌的《走进迷宫——欧·亨利的艺术世界》<sup>[3]</sup>则为研究欧·亨利小说的学术专著,填补了国内系统研究欧·亨利的空白。即便如此,国内对欧·亨利的研究依然十分匮乏,鲜有创新之处。尽管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尝试多种角度对欧·亨利作品进行研究,然而,关注欧·亨利小说中的生态思想的学者还寥寥无几。事实上,欧·亨利的小说中所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不仅涉及自然生态,社会和精神生态,亦深藏着“诗意栖

收稿日期:2013-02-28

作者简介:赵 曦(1980-),女,江苏盐城人,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居”的思想。

“诗意栖居”源于荷尔德林的两行诗,“人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sup>[4]201</sup>。基于此诗,海德格尔阐释了“诗意地栖居”的内涵。在他看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本质上是栖居在一个维度之中,“因为人是通过贯通‘在大地上’与‘在天空下’而栖居的”<sup>[4]208</sup>。他亦认为,人栖居于大地的同时,还应该“在栖居中让大地成为大地而言才存在”<sup>[4]212</sup>。海氏所言揭示了人栖居的实质: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生存,亲近天地及万物,让自然界的一切保持其原有的自在状态。此外,他还指出“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sup>[4]213</sup>。“诗意的栖居是一种意志上的抗争,抗争因为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带来人的‘异化’,抗争工业文明、喧嚣社会对人类的挤压、对人性的侵蚀,抗争一味的技术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态度”<sup>[5]</sup>。海氏所思与欧·亨利所思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欧·亨利既鞭挞了非诗意的栖居,又志在追求诗意的栖居。

## 一、非诗意的栖居

城市小说是欧·亨利小说中的突出部分。在这些小说中,欧·亨利塑造了各色人等,其中一些人从始至终都处在非诗意的栖居状态之中,他们脱离自然,深受工业革命的戕害,精神生态危机四伏。《供应家具的房间》<sup>[6]</sup>女房东为了租出房子获取金钱而无视他人的生命,《二十年后》<sup>[6]</sup>的鲍勃为了谋取金钱变得心狠手辣,沦为警方的通缉犯。他们之所以撒谎、欺骗、犯罪,其原因在于金钱是他们生活的主导,为了谋取钱财,他们不惜突破道德底线,不择手段、无恶不作。此外一些人则饱受工业革命之苦,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中,逐渐丧失本性,人性被扭曲和异化。《尤利西斯和狗人》<sup>[7]</sup>一位西部牛仔山姆移居纽约,沦为“狗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山姆沦为狗的奴仆,地位在于狗之下,行为受到狗的约束,长期以来,他的人性被扭曲、被异化,好在故事的结尾,因为老朋友的出现,山姆才恍

然大悟,跳上了离开城市的船只,暂时脱离了被异化的厄运。然而,证券经纪人哈维·麦克斯韦尔则远没有那么幸运,他至始至终都只是被异化了的“机器人”,他“由好些营营作响的齿轮和正在开展的发条推动着”<sup>[6]145</sup>,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精巧坚固的机器——紧张万分,开足马力,正确精密,从不犹豫,言语、动作和决断都像钟表的机件那样恰当而迅速”<sup>[6]147</sup>。由此可以看出,经纪人全然丧失了人类的情感特征,所以即使面对新婚一晚的妻子,他依然对结婚之事印象全无。经纪人的遭遇印证了雅斯贝斯的论断——科技革命虽然消解和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但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却为人类制造出新的限制,这种限制的集中形式就是把个人局限于社会机器的某一规定的位置<sup>[8]112</sup>。科技革命给人带来的限制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却是极为隐蔽的,它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的同时,亦割断了人的思想完整性,在思想上对人加以阉割。“阉割是人类文明特有的发明,通过摘除睾丸使它们的性机能消失,使之成为丧失生存欲望的活的机器”<sup>[9]</sup>。人类在身体上存在着“阉割”现象,在精神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主导他们精神追求的意念因为外在的因素遭遇打击、消亡的时候,人类在精神上便惨遭“阉割”。苏贝是《警察与赞美诗》中的主人翁。严冬临近,苏贝绞尽脑汁想被捕入狱,好在监狱中安稳度过严冬。之所以选择监狱,是因为苏贝觉得“法律比慈善更为仁慈”<sup>[6]64</sup>,法律虽然铁面无私,但是绝不会干涉私事,然而,慈善却截然不同。慈善是富人的另一层伪装,“从慈善家手里得到一点好处,固然不要你破费,却要你承担精神上的屈辱”<sup>[6]64</sup>。通过分析法律与慈善的差异,苏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善虚伪的面纱,揭露了其冷血的本质——慈善带给“苏贝们”的只是精神上的屈辱与绝望。富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表面温情的手段,在给予施舍的同时亦阉割了“苏贝们”的精神。为了能进监狱,苏贝砸坏店铺玻璃、吃“霸王餐”、调戏街头女子、高声喊叫扰乱治安、顺手牵羊拿别人的伞,然而如此种种依然让苏贝逍遥法外,难以进入监狱之事让苏贝惴惴不安。

由此可见,苏贝的人性已经被扭曲,认为进监狱是一种好运,不进监狱却是一种恐惧。苏贝的恐惧归根结底是对生存的恐惧。社会给予苏贝的惟有慈善家们的精神屈辱,便是对无家可归之人的暴行,这一切使得苏贝丧失对社会与人性的信任。他的精神生态因为社会的暴行与伪善遭到破坏,精神也随之遭到阉割。苏贝原以为法律比慈善好,然而,事实上,在苏贝准备重新做人之际,法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扔进了监狱。法律以其内在的伪权威性和强制性阉割了苏贝的精神世界,逼迫其放弃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得不面对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监禁。

欧·亨利笔下的人物不仅遭受了物质上的贫困,亦遭受了精神上的危机,其底蕴之深刻难免让人“笑中带泪”<sup>[2]183</sup>。意识到人们在都市中过着机械、麻痹、充满屈辱的生活,他奋笔疾书,以人文关怀为底色,在讲述精彩故事的同时,表达对于人类精神危机的叹息和拯救之情,希望人们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 二、诗意的栖居

虽然欧·亨利以其小说出其不意的结尾闻名于世,但是其小说的底色从来不缺人文关怀。亨利·詹姆斯·福曼(Henry James Forman)指出“他熟知人类,深谙大部分人性”<sup>[10]781</sup>。正因为如此,欧·亨利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试图拯救人类于危机之中乃其本性使然。在欧·亨利看来,诗意的栖居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人类要与自然亲近,“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人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sup>[11]13</sup>。为此,欧·亨利提倡人类过简单的生活、回归自然。

何谓“简单的生活”?欧·亨利赋予《傲慢的中心》以简单生活的典范。卢库勒斯·波尔克偶遇来自牧场的乔治和所罗门·米尔斯(即所利),看见牧场人士掷骰取乐,觉得十分惊讶,因为钟表“一般都受到礼遇和尊敬”<sup>[6]247</sup>。后来得知,勘探石油的人在他们的牧草地发现了一口喷

油井,所以付给其一笔丰厚的款额买下了牧草地。然而,金钱对于他们而言,除了“找点刺激,搞些破坏”<sup>[6]247</sup>之外,实在是一无所用,因为他们都一直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一辈子都在牧场营地生活”<sup>[6]248</sup>。简单的生活赋予他们简单的理想——“他(所利)理想中最奢华的事莫过于赶了一天牲口之后,精疲力竭地骑马回到营地,吃一盘墨西哥豆子,喝一品脱纯威士忌,然后把靴子当枕头睡上一觉”<sup>[6]248</sup>。所利和乔治的所思所为皆可以透露他们对财富没有任何的概念,就如两颗纯净的钻石,丝毫不受工业革命和西部掘金运动的影响,展示了人性淳朴的一面,这一点得益于他们长期与自然为伴。波尔克则一直在城市中生活,沾染了金钱至上的习气,千方百计想从所利处得到利益。为此,他使出全部招数:安排所利在高档餐馆用餐、晚上安排所利去过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安排所利参观芝加哥、安排所利去见舞女,所有的这一切对所利都丝毫不起作用。所利所想的只是咸肉煮豆子,他所希望的是早睡早起,他怀念的是“我想起那次我和乔治把消毒药水偷偷地掺进马脸约翰逊的威士忌里的事”<sup>[6]253</sup>,对于风流之事他一窍不通,反而认为是“出了一个严重的差错。我们准是闯进了那位小姐的私室”<sup>[6]254</sup>。所利之所以能够轻松抵制美食、娱乐、游玩、美女,原因在于他一直生活在牧场上,面对的是自然、马匹、纯朴健康的女子,他的精神生态从未受到外来不良因素的污染,因而,对于所谓文明世界的一切都不以为然,唯一能够吸引他的是德克萨斯风味的豆子和餐馆的收银女子,虽然在波尔克看来,“她身体健康,衣着朴素,头发后梳,没有花哨的拳曲;看上去并不特别”<sup>[6]255</sup>,然而对于所利而言,“她是马群里最棒的一匹”<sup>[6]256</sup>。在所利的世界观中,自然是其生存的意义,马匹是他灵魂的伴侣,挑姑娘就如挑马匹一样,要选最棒的。他把姑娘比喻成马匹,由此可见马匹对于所利而言意义非凡。他的整个人、整颗心、整个人生价值观都与自然融为一体,“简单的生活”才是他追求的真谛。正因为如此,他方能对种种诱惑视而不见,始终如一地保持赤子之心,拥有健康、纯净的精神生态。

回归自然是欧·亨利小说中的另一个主题。《牧场上的波皮普夫人》以波皮普夫人他乡遇旧爱,喜结连理作为大结局之外,则一波三折地叙述了波皮普夫人的人生选择。起初她嫁给了一位年老多金的上校,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上校撒手归西,随之而去的还有其金钱。波皮普夫人发现其留下的惟一财产就是地处西部的“树荫牧场”(事后证明上校连牧场都卖了)。绝望之余,她决定离开城市前往牧场,因为“那正是我所需要的。那是我的旧生活结束时到来的新生活。那不是绝路,而是解放”<sup>[7]523</sup>。她认为在草原上驰骋、微风拂面、倾听青草与野花的倾诉,“接近自然……该有多么美妙”<sup>[7]532</sup>。波皮普夫人的选择缘于世事的偶然,亦源于命运的必然。《圣经》中记载耶和华发现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在将其逐出伊甸园之前,耶和华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sup>[12]4</sup>。虽然其本意是上帝训诫人类始祖,为其生死下一个定论,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人类与自然融于一体、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欧·亨利如此安排人物,意在更深刻地揭示所谓的上层社会的唯利是图与虚无缥缈。波皮普夫人一旦破产,她能想到的就是报纸对其幸灾乐祸的报道,除此之外,便是对其主观臆断的想象。如果说“‘从纽约上层社会到牧场’”<sup>[7]523</sup>标题可以吸引读报人的兴趣,那么隐藏在报纸背后的则是社会对不幸者的袖手旁观甚至是残酷无情。这样的社会让波皮普心生厌倦,觉得“我不值一文,倒也轻松”<sup>[7]524</sup>。其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她之前所处的上层社会信仰的价值观是金钱至上,一旦身无分文,上层社会则不再认同她,因而她被迫打破曾经的价值观,面对现实,发觉了曾经藏匿在其思想中固有的价值信念,即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因而她才会在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上得到解脱。波皮普夫人有着简单的生活理想——“其实有一辆马车、一对老马和这样的——一个春天的早晨,就能满足所有的欲望了”<sup>[7]527</sup>。无论是马车、马还是春天的早晨,都与自然紧密相连,即使要花费金钱,也所花无几。波皮普夫人在去牧场的途中便已经意识到简单生活的快乐与幸福,下意识地投身于自然之中。自然激发

了她的自我意识,她认识到“如今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了——视界——广度——空间!”<sup>[7]528</sup>波皮普夫人的旧爱特迪在她的印象之中是一位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然而,再次遇见,他已经成为牧场的经理了,而且变得颇具男子汉气概,兼具豁达稳重和果断坚定的气质。当波皮普夫旧事重提,说她在舞会中丢失了一只手套,特迪则认为他丢失了身份等级观念(caste<sup>[13]</sup>)。特迪丢失身份等级观念源于一场闲聊,话题涉及都市文明与对自然的依赖与征服。这些话题唤醒了特迪内心的生态记忆。伊恩·麦考伦(Ian McCalum)认为“自我意识与(物种)起源的古老记忆与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所有生物共同的生存记忆有关”,一旦人类失去这种记忆,就会忘却人性内在的野性、忽视自身的动物生存状态,这就是“生态失忆”<sup>[14]146</sup>。处在上层社会中的特迪完全处于生态失忆的状态,将自己置身于上层文化的认同层面,参加舞会、打马球等表征上层社会的活动,然而其内心充满空虚无望,其外在表现便是游手好闲、玩世不恭。开矿家庭成员不喜欢都市文明、乐意与自然为伍,在自然中获取成功的态度,激发了特迪内在的动物野性,帮助其恢复了生态记忆,从而唤醒了特迪内心“长期潜在的大自然归属感”<sup>[15]44</sup>,为此,他在牧场工作,早出晚归,整日与草原为伴,与牛羊为伴。自然赋予特迪的是身体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健康与快乐。

无独有偶,《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中,落魄潦倒、伤病交加的拳击手麦圭尔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偶然遇见索利托牧场的牧场主柯蒂斯·雷德勒。雷德勒不顾麦圭尔的反对,强行把他带回牧场进行治疗。雷德勒想尽了各种办法治疗麦圭尔的肺病,然而都不见好转。最后,雷德勒劝麦圭尔要多到大自然中“多呼吸些新鲜空气”<sup>[6]266</sup>,在雷德勒看来,“土地和外面的空气”<sup>[6]266</sup>才能治好麦圭尔的病,所以他认为麦圭尔要接近土地,因为“那里有自然界的医药”<sup>[6]266</sup>。正如雷德勒所言,麦圭尔在田野中躺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不仅痊愈了,而且变得十分健壮,甚至连雷德勒见到了都觉得吃惊。麦圭尔给出了答案:“你叫我接近土地,我就在那儿找到了健康和力量,并且领

悟到我过去是多么卑鄙……”<sup>[6]273</sup>。欧·亨利将遭受城市文明戕害的麦圭尔放置在自然情境中,旨在将自然与城市文明进行对比,从而突出自然对于人类的疗伤功能,揭示人类想要诗意地栖居,回归自然是必经之路。

### 三、结 语

欧·亨利小说的主题“蕴藏着对于种种人性透彻、宽容的理解”<sup>[16]199</sup>,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深刻关注人类在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非诗意的栖居:人类崇尚金钱至上,抛弃人性的善良、堕入人性的凶残;人类的精神与人性被异化、被扭曲甚至被阉割,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危机令人触目惊心。欧·亨利对非诗意栖居的痛恨和对人性的悲悯由此可见一斑。人们在都市中过着蝇营狗苟、丧失自我的生活,

精神生态处于极度的荒芜之中。如何将人类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欧·亨利对此观点明确:即人类若要远离精神危机,必然要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工业化与科技化割断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关联,这种联系一旦断裂,人类的身体与精神便不再完整。他们在追逐金钱的时候,注重的不再是人性本身的自然需要,而是人性自身之外的物质享受,从而导致精神生态被污染,人们在都市中过着丧失灵魂、行尸走肉的精神生活,希望全无,诚如约翰·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中指出的那样:“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表,汲汲于功名富贵,奔波劳顿,无论赚钱多少,他们都不再拥有自我”<sup>[17]168</sup>。因而,欧·亨利提倡人们过简单生活,回归自然,唯有如此,人类才会重新与自然融为一体,切实关切自身的身体与灵魂,尊重关爱自然,诗意的栖居才会成为可能。

### 参 考 文 献

- [1] HUDSON E L. The Man and His Work[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 [2] LEACOCK S. The Amazing Genius of O. Henry[M]. Popular Writings of O. Henry V4: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Comment.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3:171-195.
- [3] 阮温凌. 走进迷宫:欧·亨利的艺术世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4] (德)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5] 兰守亭. 梭罗“诗意的栖居”[J]. 兰州学刊,2008(6):179-181.
- [6] (美)欧·亨利. 欧·亨利小说全集:第一卷[M]. 王永年,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7] (美)欧·亨利. 欧·亨利小说全集:第三卷[M]. 王永年,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8] (德)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9] 米丰翠. 生殖崇拜·身体阉割·文化阉割:在身体哲学视域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阉割特征[J]. 黑河学刊,2009(9):27-28.
- [10] FORMAN, HENRY J O. Henry's Short Stories[J].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8,630:781-783.
- [11]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12] 圣经[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 [13] HENRY O. “Madame Bo-Peep, of the Ranches.”[http://www.literaturecollection.com/a/o\\_henry/305/](http://www.literaturecollection.com/a/o_henry/305/)
- [14] Mc CALLUM I. A Sense of Place: A Sense of Self[M]. Hope Beneath Our Feet: Resorting Our Place in the Natural World. Ed. Martin Keogh.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 2010:145-149.
- [15] SCHAUFFLER F M. Turning to Earth: Stories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M]. London: U of Virginia P, 2003.
- [16] ADCOCK A S J O. Henry: An English View[M]. Popular Writings of O. Henry V4: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Comment.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3:196-204.
- [17] 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